

夢憶裡的夢囈

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New York: The Penguin Books, 2007. 332pp.

史景遷著，溫洽溢譯，《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259頁。

汪榮祖*

擅長講中國歷史故事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近有一書敘述明末散文家、詩人、史家張岱(字宗子, 1597-1680?)，內容計分九章，一、〈人生之樂樂無窮〉(Circles of Pleasure)，二、〈科舉功名一場空〉(Charting the Way)，三、〈書香門第說從頭〉(On Home Ground)，四、〈浪跡天涯絕塵寰〉(The World Beyond)，五、〈亂世熱血獨愴然〉(Levels of Service)，六、〈王朝傾頹亂象生〉(Over the Edge)，七、〈散盡家產留忠心〉(Court on the Run)，八、〈繁華靡麗皆成空〉(Living the Fall)，九、〈寄諸石匱傳後世〉(Reclaiming the Past)。從這些標題大略可知，史景遷主要在敘述張岱的一生，像他其他許多著作一樣，重點不在理論與議題，而在敘事。史景遷的敘事依舊優美，不過讀者很快會發現，這本敘述張岱的英文書，很不尋常地翻譯了大量

* 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的張岱原文，即使不計「覆述」(paraphrase)部份，篇幅亦已超過全書之半，隨便翻開第 174-175 頁，幾乎全是英譯張文。

這篇書評因而聚焦於中譯英的問題。史景遷所譯張岱文，有其妥貼而又雅致的一面，例如譯張岱在一篇遊記中的一段話：「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中看月，小僮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the house gates were all closed and people were sleeping deeply, one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from a single lamp. In the silent darkness, the mood was somber. I laid out a clean mat in the boat so I could lie there and look at the moon; in the prow of the boat, one of my young serving companions began to chant a song. The drinking I had done blurred with the dream I was having, the sound of the song seemed to recede, the moon itself also seemed to grow paler. Suddenly I was asleep.) (見溫譯本頁 33；原書頁 28) 這一段中英兩種文字一樣優美。我們注意到史景遷必須用比張岱多三倍有餘的文字來達到相等的美感，但這不是任何英譯者的能力問題，只是顯示古文比現代文字更具簡潔之美。不幸的是，史景遷的譯文有太多的錯誤或可待商榷之處。由於譯文所佔全書篇幅如此之大，指出其中的許多誤譯，應非「找碴兒」(nitpicking)；不過，在此僅能舉其大者，不及細微，以備讀者參考，或也將有功於作者。

此書已有漢文譯本，譯者溫洽溢不取直譯，書名《前朝夢憶》固勝於「回到龍山」(*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漢譯書名與篇名都比較合乎中文讀者的口味，亦甚切題，值得讚賞。譯者將英文原著所有漢譯部份恢復了張岱的原文，為讀者提供了中英文互觀之便。

史景遷開筆即亟寫張岱居處的樂趣，所謂「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溫譯本頁 23），作者將「便淫冶」譯作「有許多性慾發洩的機會」(many chances of sexual adventure) (頁 13)，其實，「冶」指「艷麗」；「淫」形容「艷麗」之盛，若謂「淫雨綿綿」，喻雨水之多，與性並無必然的關係。張岱形容「士

女凭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溫譯本頁 23），作者誤將「士女」譯作「年輕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頁 13），其實士女就是女士，男性無與也。至於把士女們「星星自散」（溫譯本頁 23），譯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頁 14），則是鬧了大笑話，把形容詞當名詞了。張岱說：「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是動人。」（溫譯本頁 24）形容巷子內房舍林立，美觀動人，不能將「飄灑」這個形容詞翻譯作「在風裡移動與顫抖」(stirring and shivering in the wind)（頁 15）。

張岱在海寧觀潮，形容那驚心動魄的片刻，甚是精彩，史景遷也力圖轉化為同樣精彩的英文，可惜他還是誤解了一些句子。如「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溫譯本頁 25），意指當海潮愈來愈逼近時，聲勢更加浩大，猶如颶風擊揚，驚濤拍岸，不是忽然真有「一陣颶風吹來」(a howling gale pushed the wave onwards)（頁 17）。

張岱在寒冷的雪山中「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欲之，竟不得醉」（溫譯本頁 32），意指他為了解寒，大觥飲酒，酒氣冉冉，然至積雪將成，居然尚未醉倒；史景遷因斷句之誤，譯作費解的「酒之熱氣被積雪所吞噬，以至於我沒有醉」(The hot vapors of the wine were swallowed up by all that accumulation of snow, with the result that I did not get drunk)（頁 26）。張岱來到西湖的一個亭子上，見到二人坐在地上喝酒，便與他們共飲幾杯，離開時聽到船家說：「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溫譯本頁 33）船家先看到這兩位遠從金陵來的相公，到此飲酒，感覺有點癡，孰知更有張岱居然跟他們一樣癡；然而史景遷把先後弄倒了，譯作「不能怪這位年輕主人痴，這裡有二個比他更痴的人」(One can'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頁 27）。張岱與陳洪綬在西湖見到一女子，很喜歡，問她家住何處，她「笑而不答。章侯（陳洪綬）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溫譯本頁 38）史景遷不知西湖的岳王墳就是岳飛的墳，因而誤譯為「見她走過古越王們的墓」(saw her pass by the tomb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Yue)（頁 35）。

張岱有自己的戲班子，培養出有聲價的伶人，有聲價的伶人又培養出更多有聲價的伶人，因而自鳴得意：「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聲價者多有之。」（溫譯本頁 42）史景遷譯對了前一句，卻搞錯了後一句，誤為「之後由於我所培養出來有聲價的伶人，我自己也變成有名了」（Later, by way of these actors whom I had made famous I myself became famous too）（頁 41），「我自己也變成有名了」一語不知從何而來？「多有之」三字又作何解？

張岱說他父親雖然雙眼已看不太清楚，仍然「漆漆作蠅頭小楷，蓋亦樂此不為疲也」（溫譯本頁 62）。蠅頭小楷為考試所必須，故雖視茫茫，仍樂此不疲；然而史景遷的理解是：「父親完全無法閱讀用小楷寫的或印的文本。」（Father altogether lost the ability to read texts written or printed in small characters.）（頁 57）張岱的堂弟張培雖然眼瞎，仍喜歡聽讀，入耳不忘，如「朱晦菴的《綱目》百餘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號，偶舉一人一事，未嘗不得其始末」（溫譯本頁 64）。史景遷似不知朱熹的《通鑑綱目》是一部書，有百餘卷之多，故譯為「他（張培聽讀後）從頭到尾記得朱熹歷史文摘中所列舉的百餘種書目」（There was not one among the hundred or more titles listed in Zhu Xi's historical digest that he did not memorize from beginning to end）（頁 59-60），又誤譯了。

張岱的族祖張汝森喜好飲酒，「月夕花朝，無不酩酊大醉」（溫譯本頁 70），史景遷將前半句解釋為：「不論是月宴或花節」（be it at the moon feast or the festival of flowers）（頁 70）；然而月夕指晚上，花朝指白天，意即整天，原文中並無宴會與節日的意思。這位族祖也喜歡跟張岱的祖父出遊，所謂「杖履追陪」（溫譯本頁 70），「杖履」為敬老語，指張岱的族祖追陪張岱的祖父，不是如史景遷所謂「他（族祖）拿起柺杖，穿上鞋子，隨他（祖父）而去」（he would grab a staff, put on his shoes, and be off to join him）（頁 71）。族祖汝森「卜居龍山之陽」（溫譯本頁 71），「卜居」早已成為選擇居所的名詞，不是史景遷所謂「汝森用卜卦來決定在龍山之南建屋」（Rusen used divination to

find a site for a house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Dragon Mountain) (頁 71)。

張岱的祖父張汝霖與汝森相比，酒量很小，故謂：「余量最下，效東坡老盡十五盞，爲鼠飲而已矣。」（溫譯本頁 71）他的小酒量只能效法蘇東坡喝十五小杯，比起汝森的酒量，猶如鼠飲，但史景遷不知「盞」是小杯，又誤會了，說是「我（如霖）的酒量很小，與（詩人）蘇東坡一口氣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飲酒界的小老鼠」(My capacity for drink is small, and compared to [the poet] Su Dongpo who could drain fifteen wine cups in a row, I am a mere mouse at this drinking business!) (頁 73) 張岱的祖父是跟他會喝酒的堂弟比，而以蘇東坡的小酒量自比，史景遷把整個「文義」弄錯了。

張岱祖父的媳婦朱氏是禮部尚書朱賡的女兒，然而朱賡「子孫多驕恣不法，文懿公（朱賡）封夏楚，貽書大父，開紀綱某某，屬大父懲之猶我」（溫譯本頁 85-86）。史景遷不知「夏楚」是體罰的刑木，以致於譯爲：「朱賡的許多子孫驕恣不法，當他收到他公署的木棍，寫信給祖父，列出一系列的規條，授權祖父處罰他們像他自己的子孫一樣。」(Many of Zhu Gang's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arrogant and disobedient. When he received his staff of office, he wrote a letter to grandfather, listing a whole series of rules item by item. He authorized grandfather to punish the Zhu offspring as though they were his own.) (頁 88) 其實是張岱的祖父收到朱賡寄來的刑木，並在信中要求祖父處罰這些驕恣的子孫，像對待自己的子孫一樣，這樣句子才通順。

仲叔就是二叔，不是史景遷所謂的「其叔名仲叔」(Uncle Zhongshu) (頁 89)，這位二叔會畫畫，「年十六七，便能寫生，稱能品，後遂馳聘諸大家，與沈石田、文衡山、陸包山、董玄宰、李長蘅、關虛白相伯仲。仲叔復精賞鑑，與石門先生競收藏，交遊遂遍天下」（溫譯本頁 86）。這一段張岱的話，史景遷誤讀了好幾處，「稱能品」意謂他的作品已經相當夠水準，而不是「他特別擅長評估物品的價值」(he had become especially good...at estimating the worth of things) (頁 89)；「後遂馳聘諸大家」，意謂之後他與許多名家並駕齊驅，

而不是「之後他很快地去瞧瞧這所有的名家」(later, he made haste to look at all the great masters) (頁 89)；所謂「相伯仲間」，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即他的作品與這些名家相比，已經不相上下，而不是「熟悉這些有名畫家的作品」(became at home with the works of painters as Shen Zhou...) (頁 89)；「交遊遂遍天下」一句並不難懂，就是朋友滿天下的意思，而史景遷居然譯作仲叔與石門「兩人一起遍遊天下」(together, the two of them traveled all over the country) (頁 90)。張岱的弟弟張山民夜讀「必焚香煮茗，挑燈博覽」(溫譯本頁 91)，史景遷將「挑燈博覽」誤譯為「挑燈瀏覽他的寶藏」(browsing by lamplight through his treasures) (頁 98)。張岱的母親「不辭勞苦，力足以給，故終宜人之世，先子哀然稱富人也。」(溫譯本頁 93)由於張母勤儉持家，所以她在世之日，張岱的父親仍感富足，但史景遷把「終宜人之世」譯作「母親的晚年」(in the closing years of mother's life)，將「先子哀然稱富人也」譯作「父親用家裡的錢，所以過得富足」(father drew on the family resources so he could live like a rich man) (頁 101)，把張岱媽媽的「不辭勞苦」給忘掉了。

張岱外出遊山玩水時接觸到許多奇人軼事，包括來自西洋的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當比較中西文化的差別時，張岱有言：「其俗，凡讀書學道者不娶，中制科為榮耳。」(溫譯本頁 119)所謂「讀書學道者」，就是像利馬竇那樣的天主教神父，當然不娶，也不能娶，然而作者卻誤譯為：「按照他們的習俗，凡讀書人皆不娶。」(According to their custom, all those engaged in academic pursuits never marry.) (頁 132)在中國也有讀書學道者不娶之例，絕不可能凡讀書人皆不娶；接著「中制科為榮耳」明明說在中國則以考科舉為榮，而竟被張冠李戴譯作：「(他們)認為通過考試是他們唯一的榮耀。」(consider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their only source of glory.) (頁 132)

張岱的祖父文恭「捐館(萬曆十六年)，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溫譯本頁 133)，祖父死後漸至的家難，包括縣官刻意找舊日的仇隙來欺侮人，史景遷不解「修舊隙，魚肉人」的意思，遂譯成漫無邊際的「縣官改變舊

日的土地登記制度，而其做法又極不寬恕。」(The local magistrate altered the old system of land registration, and was unsparing in the way he did it.) (頁 146) 張岱說他的祖父「讀書龍光樓，輟其梯，軸轡傳食，不下樓者三年」(溫譯本頁 133)，史景遷的譯文是“Grandfather pursued his studies in the Dragon-bright tower, climbing up to the top and having his meals sent up on a pulley; for three years he never left the tower.”其中將「輟其梯」(taking away the ladder)誤譯為「拾梯登樓」(climbing up to the top) (頁 146)，「輟其梯」才能說明不下樓的決心。張岱說大家都尊敬他的父親，成為莫逆之交，所謂「皆敬禮先子，稱莫逆」，史景遷不解「稱莫逆」何意，將之譯作「給他平亂者的稱號」(gave him the name “The Rebel Pacifier”) (頁 147)，顯然將「莫逆」(best friend)誤解為「平逆」(rebel pacifier)，失之遠矣。張岱的族祖張如方對妻子說：「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填溝壑必矣。」(溫譯本頁 135) 史景遷譯作：「我一貧如洗，如再依戀家裡的舒適，必將死於溝壑。」(I am completely poverty-stricken, and if I cling to the comforts of home any longer I will surely end up dead in some ditch.) (頁 149) 他不知棧豆是馬料，「駑馬戀棧豆」，典出《晉書》，比喻「內疏而智不及」，這樣下去才會死於溝壑。典故固然有點難為史景遷，但明知這話是張如方對妻子說的，仍然不知「若」指他的妻子，就難辭其咎了。張岱的三叔機警善應變，過目不忘，「凡臺省部寺，朝上疏，夕必伺於三叔之門，探問消息，車馬填擁，行者不得路」(溫譯本頁 142)，「臺省部寺」都指中央政府機構，而史景遷譯作「中央與省級政府」(All those in the provinci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頁 159)，臺省固然是中央政府機構，「部」在字義上可作地方政府的統稱，但六部已是明朝中央政府的主要機構，而「寺」自漢以來就指中央政府九卿的官署；再看上下文，唯有出自中央政府機構的上疏，才有可能早晨發出，傍晚就有大批人馬到三叔處打聽消息，擠得水洩不通！

論及寫史，張岱認為「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於是說：「蓋傳神正在阿堵耳。」(溫譯本頁 155) 「阿

堵」是晉代俗話，意謂「這個」，或「這裡」。大畫家顧愷之繪像，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此阿堵，謂眼也，張岱用此典來比喻，寫歷史也要能畫龍點睛，才能拾遺補闕，呈現歷史真相，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遷不解其意，只好胡亂譯之為：「傳神寫照要能確認明顯的性格。」(The key to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someone is to identify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頁 173) 張岱的堂弟張燕客性情最為暴躁，「有犯之者必訟，訟必求勝」(溫譯本頁 161)，主詞顯然是燕客，但史景遷在譯文裡把主詞變成了受詞：「被他(燕客)侵犯的人們不得已將他訴之於公所，如果他們訴之於法，他們決計要贏。」(Those people he had violated felt compelled to bring lawsuits against him, and if they invoked the law, then of course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win.) (頁 182)

張岱晚年在快園回憶往事，隨即「命兒輩退卻書之，歲久成帙」(溫譯本頁 202)，「歲久成帙」不能譯作「歲久成習」(After some time, this became a habit) (頁 231)，蓋「帙」者「書物」也，兒輩們記下他的回憶，久而成冊，文義才通。張岱為他五個叔叔寫了《五異人傳》之後，認為他的高祖以下到他的父親，都值得寫傳，所以「自足以傳」不是史景遷所理解的「他們足有能力寫他們自己的傳記」(they were fully able to be their own biographers)。關於祖父的事知道得不夠，所以「有不能盡傳之者也」(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 things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ord completely)；關於父親的事知道得很多，於是「又不勝其傳焉者也」，即所謂少則不盡，而多則不勝，但史景遷把「不勝其傳」解作「我仍然無法寫得完全」(I am not yet equal to catching his fullness) (頁 234，溫譯本頁 204-205)，然則，「不盡」與「不勝」的差別又在哪裡呢？

論及著史，張岱謙虛地說：「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執簡俟之矣。」(溫譯本頁 209)「余其執簡俟之矣」，不能譯作「彼其執簡俟之矣」(he would hold his brush in expectation of their coming) (頁 241)，因史景遷明明是引錄張岱自己的話，更何況此話在引號內。張岱有云：「非頰上三毫，

則睛中一畫」（溫譯本頁 209），畫龍點睛的典故，固不必再說；顧愷之為裴楷畫像，在裴頰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說：「神明殊勝」，所以都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傳神。史景遷不解此典故，故而照字面硬譯之為：「若不在臉上加上三根好毛，則在眼睛上輕輕一點，就夠了。」(if not three fine hairs on a cheek then one light dot on the eye would suffice.)（頁 241）

張岱於兵燹之後，「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溫譯本頁 210），說那些遺老們告訴他兵燹後的情況，令他「反覆再三」，以喻印象深刻，揮之不去，然而史景遷的錯誤理解是：「他們（遺老）詳細告訴我，軍隊如何焚掠州縣，有時還回來好幾次。」(they told me in detail how the armies ravaged and burned these communities, in some cases returning several times.)（頁 243）張岱來到信州，發現該地之人，無論鄉村百姓、縉紳先生，或知名文人莫不以不同方式抵抗清朝，史景遷整段翻得不錯，卻忽然犯了一個大錯，把「戴髮」誤作「剃髮」，於是將「鄉村百姓強半戴髮」，譯作「鄉村百姓強半剃髮以及選擇了辮子」(in the smaller rural villages over half the common folk had shaved their foreheads and adopted the queue)（頁 243）。如果這樣，怎會「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故主之思」（溫譯本頁 210）呢？

張岱在欲傳後世的《石匱書》列傳中，稱頌他的曾祖父文恭「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嘗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溫譯本頁 224）「籍記」是將人才登記在他的門下，史景遷誤譯為「他甚至記得他不曾見過的人」(He would remember even those he had barely met)；「不為首鼠兩端」，就是直言無忌，甚至要表達極端的意見，史景遷未能解此，故又誤譯為：「他不能容忍極端主義，總是要平衡強烈的意見」(He did not tolerate extremism, alway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strong views)（頁 256），欲求平衡，反而不得不「首鼠兩端」矣。

張岱說：「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溫譯本頁 232）明明說祁彪佳的忠，別人可以趕得上，而他思慮敏捷則是趕

不上的，然而史景遷將意義扭曲了，說：「祁彪佳之死可說是忠，但不能說是敏。」(As to Qi Biaoja's death,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loyal, but not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really shrewd.) (頁 267) 祁之「敏」之所以不可及，乃因其可以不死而選擇了死，由於他看清楚「除一死別無他法」，所以祁「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溫譯本頁 232)，也就是史景遷所翻譯的：「祁彪佳死得其時，他很快作了決斷，毫無懼色，他之所以能實踐忠，是由於他在危機中的聰敏。」([Qi] Biaoja gave his life when he felt it was the right time. He made up his mind promptly and went ahead without fear. He was able to practice moral conduct, because his intelligence was stimulated by crisis events.) (頁 268) 既然如此，怎能說祁彪佳祇忠不敏呢？

張岱自問：「學問與經濟，到此何所施。」(溫譯本頁 233) 此「經濟」必然是「經世濟民」(statecraft)之意，而史景遷將之譯作「經濟學的知識」(knowledge of economics) (頁 269)。張岱自寫墓誌銘有云：「蜀人張岱……兼以茶淫橘虐〔圍棋。按，譯本原註有誤，應為象棋〕，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溫譯本頁 235-236) 而史景遷將「茶淫橘虐」譯作「飲茶使他上癮，橘子使他心蕩神馳」(seduced by tea and ravished by oranges) (頁 272)，不知橘指下棋，茶與棋一樣使他著迷；將「書蠹詩魔」譯作「書使他中毒，詩使他迷惑」(poisoned by stories and bewitched by poems) (頁 272)，茫然不知「書蠹」喻讀書成迷的書呆子，「詩魔」喻愛詩著魔之人，都是張岱的自嘲。張岱又在生前自造墓穴於項王里的雞頭山，自謂：「伯鸞(梁鴻之字)高士，冢近要離(春秋時代的刺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溫譯本頁 237) 史景遷不知張岱死後要與伯鸞及要離為鄰，於是作非常離譜的字面翻譯：「一個孤兒成為高士，墓冢已為這個忠臣準備好，我將前往項王里。」(A lonely orphan can become a lofty scholar, the tomb mound is ready for the steadfast loyalist; thus I am prepared for my journey to [King] Xiang Village.) (頁 275)

以上所舉翻譯的錯誤，為筆者閱讀時，就所見隨手摘錄，組織成文，並不

是有系統的勘誤。像這樣的錯誤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於閱讀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從前西方的漢學家很講求文字上的訓練，相比之下，而今顯然遜色。史景遷為當今著名漢學家，其著作不僅在英語世界膾炙人口，在兩岸三地讀者亦多，且多有膜拜者。書商也趨之若鶩，每有景遷新著，迅即譯為中文；盛名之下，豈能不責備於賢者。英文讀者不會去看張岱原文，固不知誤譯所在，而中文讀者見譯者所恢復的張岱原文，自無誤譯問題。此書漢文譯者雖覆查張岱原文，然未有譯註指陳其失，故不憚繁瑣，略費日力，寫此糾謬書評，以求教於讀者與作者。